

## 第二場 朝涼

主題：畫作<朝涼>自日本獲得新文展特選，但戰爭爆發，主角林曜回故鄉台灣，則受到身份國族認同的懷疑和貶抑，然而堅持創作，使得「東洋畫」除去國族意識，正名為「膠彩」。

林曜忙於事業，妻子默默作為後盾，現實的忙亂與其畫作<朝涼>中的理想少女相互對應，呈現當時代仕紳家庭的女性選擇。

帶出民國七零年代的白色恐怖氛圍，表現當時知識份子與藝術家為台灣身份認同的努力奮鬥。

角色：

少女

林曜

蕭彩鳳

歌隊（挑夫、房東、早餐小販、賣雞小販）

少女：那時，我們剛相遇。

林曜：那時，我，二十四歲，從東京回到台灣，與彩鳳相抵著，蕭彩鳳，彼年十九歲，阮兩人作伙跳舞，伊跳得真美，真優雅，阮兩人合拍，腳不會踏到對方。

（林曜哼著哼著，從平台上下來，好像摟著一個人一樣，跳著華爾滋。）

（彩鳳走到少女相對處。）

林曜：我回到東京後，想著我要娶她，娶彩鳳，一人在畫室裡，對著空白紙張，看到的都是伊的形影，一夜未眠。

彼時，戰爭的前奏響起，生活好像沒有改變，但被壓抑的風暴不知何時會掀起，從畫室窗戶看去，好安靜，和平常時一樣，思考兩個多月，這張圖三公尺高，在東京租的二樓畫室無法平放，還爬出窗外，站在屋頂上才能看見圖的全貌。桌上放著從台灣來的回信，愛情的身影徘徊在孤獨的畫室中，有一天不知不覺畫到清晨，突然抬頭看見晨霧漸起那一瞬間，手指間的煙，與霧也趕緊飛奔到那裏去，那種不想再獨自一人的感覺，雖然一夜沒有合眼，但不知為什麼，突然心裡一陣浪潮湧上，但看著膠著的畫面，也知道不能輕易下筆，否則好不容易打好的底圖就會前功盡棄，每一筆都是不能騙人的。

（蕭彩鳳轉換方向，對著另一人說話，又像是自言自語。）

蕭彩鳳：

噓，不要吵爸爸，他在畫畫。

(門鈴響)

郵差來了。你等我一下。

弟弟又再哭，怎麼了？

(哭聲)

噓。

不要吵爸爸。

你們怎麼打架，誰先的？

小聲一點，去後面玩。

誰來了？

(水壺煮沸聲)

姊姊，水煮好了，去跟爸爸說。

噓。

不要吵爸爸。

爸爸你要出去了阿？什麼時候回來？

(電話響)

爸爸說不回來吃晚餐。

你怎麼吐了？玩太超過了你！

我的洋裝.....

爸爸我明天想要.....

撒撒去了。

噓。

少女：走在朝霧中，看向遠方，那是美好的未來嗎？

蕭彩鳳：不要吵爸爸。

少女：是家，那是我的家。

(少女去坐好)

蕭彩鳳：什麼，等等有那麼多人要來家裡？怎麼不早說，我得趕緊去買.....

你好你好，拍謝招待不周。

(電話響，他跑去上舞台，又回到下舞台)

爸爸今天有個晚宴。

不行，我要跟著他去。

後天爸爸有個頒獎典禮。

我等一下要去拿一件剛做好的衣服。後天要穿。

少女：我第一次去東京，我們坐美術系外面的草坪上。我十九歲。

蕭彩鳳：第一次去東京，那件衣服布料是爸爸挑的，是千鳥格，做成大衣很大方的。

少女：陽光下的他，笑的那麼開心，我也是一樣。我想，我願意陪著他到天涯海角。

蕭彩鳳：這件衣服是羊毛料的，被弟弟吐成這樣，糟糕。弟弟還好嗎？

少女：東京、台灣、美國。

蕭彩鳳：噓，不要吵爸爸。乖，來媽媽這裡。

林曜：我還記得，那時穿上外套出去走走，一看畫室外頭，清晨的牽牛花，被淡淡的霧氣包裹著，展現出奇異的灰紫，我才發現這濛濛的晨霧是多麼特別，我好像看見羊與少女在牽牛花架前彼此注視著，那跨海的思念，公羊是我，小羊，是愛情的結晶。我完成了<朝涼>這幅畫參加「新文展」，之後，我回台灣去結婚。

(船笛聲)

「朝涼」

林曜：

清晨的牽牛花

爬上籬笆

風中送來

伊的髮香

親像春天的氣息

伊的笑靨

親像是春天的花

日頭出來

歡歡喜喜的開放著

飄洋渡海

風中送來的回憶

小巧的嘴唇 橙紅

與我對望

林曜：伊欲嫁給我，Tsuma，Watashi no tsuma，我將返回故鄉。

歌隊（廣播主持人）：房東說了「小伙子，恭喜你啊！」

林曜：彼年，我二十四歲，第一個得到新文展的台灣人。

歌隊（廣播主持人）：你知道嗎？房東趕緊打電報回台灣「那個台灣小伙子居然得獎了！我要倒立走路到車站去！」

歌隊（廣播主持人）：1940年，日本天皇制度實施兩千六百年，擴大舉辦「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展」，一個來自台灣的少年兄，竟然敢於挑戰日本中央畫壇的權威，以<朝涼>這件作品獲得特選。

林曜：戰爭爆發，於是放棄東京的一切，許多作品帶不走。

歌隊（廣播主持人）：這個時候，先生（日語）說，台灣離首都東京這麼遠，你可要想清楚，台灣人來東京當軍人或從政，不會有什麼出息，但你的才氣，讓你在這裡前途無量，回到台灣那個鄉下，怎麼會有發展呢？

歌隊：小心！

（炸彈聲響）

歌隊：小心！

（空襲警報聲）

歌隊：小心！

（有軍隊整齊的腳步聲，是一種集體恐懼的象徵聲音。）

（隱約有「反攻大陸去」的音樂）

（雷聲）

（雨聲）

歌隊：日本戰敗，百廢待興，台灣光復，狗去豬來。

歌隊：各位朋友啊！藝術家成立了家庭，為了創作，克服艱辛。

歌隊：來喔，燒肉粽喔！

歌隊：土雞仔，要不要土雞仔。

少女：我泡了咖啡，端進畫室。畫室地上放滿了顏料與畫，我進門後沒有地方站，只能站在門邊。

（蕭彩鳳站在梳妝台旁，林曜坐在上方。兩人在不同時空。）

蕭彩鳳：喝杯咖啡吧，休息一下。

歌隊（廣播主持人）：沒有回應，他仍然繼續畫著。

蕭彩鳳：你昨晚沒有睡，會不會累？

歌隊（廣播主持人）：沒有回應，他仍然繼續畫著。

蕭彩鳳：那我咖啡放這裡。

少女：我要將咖啡放下時，腳步移動，一個踉蹌，咖啡灑出，灑在畫面上。

蕭彩鳳：對不起。

少女：我趕緊找了布擦拭著。

蕭彩鳳：對不起。

少女：他終於抬頭看著我。說，你整天都纏著我，能不能去找點自己的事做？我在工作，不喜歡有人在旁邊繞來繞去的。

蕭彩鳳：對不起。

少女：沈默，只有電風扇的聲響。他嘆了一口氣，起身，將我推出門，接著關起門。我呆呆的站在門前，接著走到家門口。坐在窗前。

（蕭彩鳳站在梳妝台前，走在白色平台旁，又走回，嘆口氣，走到門框前。）

少女：隔壁阿婆拿著整籃衣服走到河邊去，小販推著車，問。

歌隊（早餐小販）：太太要不要來一點醬瓜？

蕭彩鳳：好，給我一些。

少女：我轉身進屋，從梳妝台抽屜裡拿錢。

（雞叫聲）

歌隊（賣雞小販）：我這兩隻雞，太太要不要，肉質很好，好吃。我馬上可以幫太太殺。

（雞慘叫）

我幫忙殺，幫你剝成塊，今天我賣完就可以回家了，我老母需要看醫生，你幫幫忙吧，這透中午的，實在是太熱了。

（雞慘叫）

歌隊（賣雞小販粗魯的扯開喉嚨）：妳幫幫忙吧，太太，是土雞，養了六個月，你看，很結實，幫幫我們可憐人。

林曜（走下平台）：雞給我。多少錢？

少女：把雞放下，放在院子，準備拿錢找錢，兩隻雞放在地上，腳被綁在一起，倒在地上哀號。

歌隊（賣雞小販）：謝謝老爺，要不要馬上殺？

林曜：不用，你快走吧，對我太太說話有禮貌一些。

歌隊（賣雞小販）：歹勢，太太不要放心上，歹勢啦！

蕭彩鳳：我不會殺雞。

林曜：沒關係，我不是要吃雞肉，我是想畫。

少女：雞還在地上掙扎，他拿了把剪刀把繩子剪開。雞突然為了自由呆在地上不動。

林曜：你去把我的本子拿來。

少女：我急忙進屋拿出速寫本，他坐在門邊椅子上，畫著院子裡的雞，雞站起來，試著走動著。

林曜：拿菸來。

彩鳳：好好好。

少女：我急忙進屋去拿菸給他。一隻雞跛腳著走。另一隻大膽地想走進屋。我趕緊把門關起來。

（林曜看著雞笑了。走向白色平台）

林曜：有什麼好怕的。

歌隊：<朝涼>這張畫，就掛在東京美術館入口處第一張，突然，來自台灣的小伙子，成為了日本報紙上的名人。

（少女成為<朝涼>畫中的姿態，定住，聚光燈打在她身上，若有霧氣，光線如清晨。）

林曜：得獎之後，我帶著彩鳳進到美術館，裡面的人都認識我了，我們到東京每個美術館都不用錢。我說，彩鳳，這個畫中的女孩就是你，羊是我，還有我們的孩子，你是我的家後。

（小孩哭聲）

（蕭彩鳳前前後後的走，快速的。）

蕭彩鳳：來了，來了。

（往上舞台走，走到黑暗處，過一會兒，她慢慢走回來，疲勞的）

（林曜帶著牽羊少女下場，燈光轉換成夜晚）

（遠處有反共大陸歌聲與腳步聲）

歌隊：深夜，一列腳被綁著的人，走過家門前，像一群鬼一樣。其中有一人跌倒了，警察喝斥。

歌隊：站起來！

少女：接著，我做了一個惡夢。

蕭彩鳳：我做了一個惡夢，他們就像雞一樣，腳被綁起來。那一群人，有一個跌倒了，其他人沒有扶他，因為手也被綁住了，很沈默的站著，警察拿棍子用力打了跌倒的人，又叫要他站起來，那人終於慢慢站起來，接著，隊伍又緩緩前進，走進深夜。

雞的腳放開後，就跛腳了。

他畫了雞畫了幾天，我受不了雞搞不清楚白天黑夜，直直叫，我是個很難睡著的人。有一天夜裡，雞又叫了，我氣的從廚房拿著菜刀走出來，那天月光很亮，刀子也很亮。雞看著我，我看著雞，那隻跛腳的雞，慢慢的走向我，另一隻，一直在竹籬笆下面，樹影下，看不清楚，跟石頭一樣黑成一團。

跛腳的雞站在我旁邊，我們就這樣站了一會兒，然後，我進廚房把刀子放好。那天，他還沒回家，好像是去台北找朋友。

那天，我確定懷孕。還沒跟他說。

隔天，我拜託鄰居阿婆殺了那兩隻雞，一隻送給他的媳婦坐月子，另一隻，燉成雞湯。

我自己把雞湯喝了，跟肚子裡三個月的寶寶，我們一起喝了雞湯。

(孩子哭聲)

蕭彩鳳：來了，來了.....

歌隊：各位聽眾朋友，生活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就沒有聽過裡面有「藝術」兩個字的？接下來，故事怎麼發展呢？

(音樂)

(歌隊學生一試著跳踢踏舞)

歌隊學生二：不錯嘛！

歌隊學生一：看老師跳，好像很好玩。

「都市之夜」

學生：

柳川的水總是寧靜

流過鄉村流過田野

流到城市流到都會

你看夜晚不再黑暗

TiTiTi TaTaTa

Ti Ta Ti Ta Ti Ti Ta

TiTiTi TaTaTa

Ti Ta Ti Ta Ti Ti Ta

日頭剛落

高樓換上霓虹閃爍

紅色、綠色還有藍

男男女女逍遙自在

(以腳以手打出拍子。)

(歌隊搭配跳起踢踏舞)

TiTiTi TaTaTa

Ti Ta Ti Ta Ti Ti Ta

TiTiTi TaTaTa

Ti Ta Ti Ta Ti Ti Ta

(林曜騎著野狼125上場)

學生一：老師。阮兩個剛剛才去拜訪過國小校長，我們出版的美術教科書又有訂單了！

林曜（帥氣的拿下墨鏡）：讚，真歡喜，來，咱到陣去買孔雀。

學生一：啊？

學生二：老師，五告趴！難怪人要找你出演「邱罔舍」男主角。

林曜：當然趴，來。你要騎騎看嗎？

學生一：老師，這是喜帖，請老師當我們的主婚人。

林曜：按呢，我要穿我最好的西裝囉。事情都處理好了嗎？

學生一：差不多了，雖然講，工作還不是很好，但是，我想我可以承擔一個家。

林曜：當然。恭喜你。

學生二：他很緊張啦！

林曜：不會啦，男子漢大丈夫，逮就哺！你那些台灣花卉要繼續畫，不要放棄，店裡的牆都等著掛你的畫。

學生一：老師，這上次你幫我們從東京買礦物顏料的錢.....

林曜：免。

學生一：老師，我已經接受你跟師母幫助太多了。

林曜：收起來，結婚還有很多花費。不要囉唆，緊就車，你得做後壁，幫我抱孔雀。你，顧店。

學生二：好。

學生一：老師你已經養很多了動物，還要孔雀？是要畫畫嗎？咁誼就大隻，我抱得動嗎。

林曜：對啦，要養一公一母，來回兩趟，你漢草好，沒問題啦，咱去這附近呢，不遠。

學生：羽毛不是很長嗎？

林曜：你坐後面不用看路啊，放心，上車。

(引擎發動聲)



(兩人騎車下場)

歌隊：

TiTiTi TaTaTa

Ti Ta Ti Ta Ti Ti Ta

TiTiTi TaTaTa

Ti Ta Ti Ta Ti Ti Ta

你看夜晚不再黑暗

層層高樓霓虹閃爍

我的她 我的他 就要跟我創造一個家

高樓裡的

Ti Ta Ti Ta Ti Ti Ta

一個家

(鞭炮聲)

歌隊女主人：(從內往外走出) 快點快點，要來不及了，師父阿！出菜了嗎？

歌隊小孩：「新娘新娘水噹噹，褲底破一洞，阿婆仔躡米兵，米兵沒人買，阿婆仔撿去洗，洗一個黑嘴配。」

歌隊阿婆：阮厝這麼破，有什麼好畫的。

學生：土墘厝、竹筒厝、鐵皮加蓋屋，鄰居在屋頂上種菜、二樓窗戶外加蓋籠子養雞養鴨，只要仔細觀察寫生，什麼都可以畫。

歌隊(阿婆)：大畫家，小少爺，我們甘苦人，你怎麼會懂？我穿的這麼舊，頭髮都白了，背也直不起來，有什麼好畫的？唉喔，怎麼畫我家晒的內衣褲？拍謝啦！哎喔，猴死囡仔，不要再嚇我家的鴨了，鴨要跑了，快追啊.....

歌隊(挑夫)：燒肉粽喔.....

林曜：彩鳳啊，孔雀抱回來了，金水，你緊來看。

蕭彩鳳：控控，真的抱回來了！庭院已經有雞有鴨，還有魚跟鳥，會不會太多了！

林曜：不會啦，要畫就要養。

蕭彩鳳：你自己養，真是控控。

林曜：我是個控厝，每日厚你歡喜啊。

蕭彩鳳：你是出功課給我。

林曜：水某。

蕭彩鳳：你就已經這麼無閒了，事情這麼多，這麼忙，還要養，台北台中四處跑.....

林曜：孔雀乾脆放在咖啡廳養。

蕭彩鳳：怎麼可以，又控控。晚上你要記得，我們要參加學校的晚宴。

林曜：差點忘記了，你快去打扮。

（蕭彩鳳在梳妝台前，有兩件洋裝，他看著鏡子，想著要選哪一件）

蕭彩鳳：晚上我們會見到張教授他們嗎？

林曜：會啊。

（林曜走到梳妝台旁）

蕭彩鳳：我只是很不喜歡他的太太。

林曜：是安怎？

蕭彩鳳：我們查某人的事，不說了。你不會想聽的。

林曜：為什麼不想聽？

蕭彩鳳：很小的事情。我不喜歡他的眼神，定睛直直看。

林曜：我沒注意到，我知道張太太，比較外向。你不用在意。

蕭彩鳳：不是外向而已。算了，越說越小心眼的樣子。你今天怎麼有空坐在這裡？

林曜：看你啊。

蕭彩鳳：真難得。

林曜：你這件紺色（深藍）的洋裝是新做的嗎，很年輕。

蕭彩鳳：很年輕嗎？會不會不適合我？我是在想這件鵝黃色的洋裝，上次穿過了，所以今天是不是穿這件新的。

林曜：布料你選的嗎？

蕭彩鳳：做衣服的小姐說，這是最近從日本剛進口的新布料，不合適？是因為上面有水玉點？

林曜：搭上白色領子是還不錯，只是紺色從遠處看比較艷色，布料又有點反光，你拿這條黑色腰帶搭搭看。岩黑色，這都是很好看的礦物顏色，紺色跟黑色很穩重，氣質很好，襯你臉色的桃紅。

蕭彩鳳：這樣好看嗎？

林曜點點頭：年輕很多，真的很美。

蕭彩鳳：我們好久沒有這樣講話。

林曜：是嗎？

蕭彩鳳：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忙。

林曜：我來幫你穿。

（林曜幫太太把拉鍊拉好）

蕭彩鳳：好看嗎？

林曜（幫他戴上珍珠項鍊）：是一個美人。

（林曜牽起蕭彩鳳的手，兩人跳舞）

蕭彩鳳：這條項鍊是去年你送我的禮物，記得嗎？我們也很久沒跳舞了。

林曜：我真的有這麼忙？

蕭彩鳳：忙到自己都不知道。對了，你知道嗎，小孩學鋼琴的學費.....

林曜：不夠嗎？

蕭彩鳳：是啊.....

林曜：怎麼這麼快？

蕭彩鳳：你這個月礦物顏料從日本訂的很多。應該是因為這樣。

林曜：有一張曇花，楊先生要了，別擔心，這幾天學費就可以交了。

蕭彩鳳：昨天你不在，陳桑打電話來問，他說他好喜歡那張曇花，問是不是能買，我說好像楊先生訂了，他說他會再打來，希望你再畫一張賣給他。

林曜：再說吧，等曇花開時，我感覺看看，有感覺再畫吧。

蕭彩鳳：不過，再畫一張不難吧。

林曜：當然不難，但是沒感覺。

蕭彩鳳：好吧。

（蕭彩鳳要離開，林曜叫住她）

林曜：水某，你不要擔心了，家裡都夠的，好嗎？

（蕭彩鳳看著他，欲言又止）

蕭彩鳳：好，我知道。

林曜：我設計領帶的錢，還有出版社的錢都陸續進來了。

蕭彩鳳點點頭：我知道了。你等我一下，我馬上好。

（燈漸暗，蕭彩鳳下場）

（林曜吹著口哨，漫步走上白色平台）

（白布後方有人掙扎，有人追逐前方的人，以光影表現人的遠近，以及有人想說話，有人將他的嘴捂住，有人奮力掙脫，又跑，再追，跌倒，抓住，張開嘴巴，嘴被捂住..... 重複著這個動作）

（有槍聲，是以嘴巴模擬的槍聲）

（有軍人整齊腳步聲）

歌隊：1965年，台灣藝文界與革命人士，王井泉、張深切、王白淵相繼過世，山水亭（王井泉的店）早已倒閉，這條「荊棘之道」（王白淵作品）上，有顆「黑色太陽」（張深切作品）。

（槍聲）

（葉子大量的落下）

（風在白布後方吹著，葉子的影子被罩在裡面，葉子一直在裡面打轉，在光影的變化中由小變大）

（風聲）

（風慢慢變小，接著靜默）

（葉子落下，零零星星的）

（燈光轉成夜晚）

（夜晚蟲鳴）

歌隊：回來故鄉，卻是異鄉。

歌隊：滿懷理想，四處奔走，藝術生活，談何容易。

歌隊：日本東洋畫是禁忌，故國大山水是正道。

歌隊：哪個國，哪個家？

歌隊：噓，不要說，不能說。

歌隊：為什麼不能說？

（窗變成了畫框的意象，燈光投影搭配，轉換成林之助畫作中的柳川附近田地風景，失焦，沒有清晰的型。）

少女：「長春花」

詞 / 曲：高一生

窗邊にさいた

窗外開了

フロクスの花

一朵朵的長春花

麗しい姿 微風に揺れる

優美的 微風中搖曳

あ 麗しいフロクスの花よ

啊 美麗的 長春花

君に捧げる

讓我把它獻給妳

山山を越えて

越過一重又一重的山峰

林曜：這首歌，金好聽，長春花路邊就有，跟曇花不同，不是什麼貴重的花，四界攏有。那麼的困難，唱出這麼美的歌。佇困難裡底，攏諗使唱出這樣的歌，不簡單。